

陈玉潇◎编著

宋太祖

SONGTAIZU
ZHAOKUANGYINZHUAN

赵匡胤传

研读古代王朝兴衰史



探究中华帝王谋略术

他少年贫困，但积极进取，拥有鸿鹄之志；他低调谨慎，广结善缘，在强权横行的时代如鱼得水；他结束了五代群雄割据、纷争不断的乱世，开创了大宋王朝；他在「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中是男一号，却在「斧声烛影」的历史迷雾中悄然逝去。

帝王传大系

千古帝王
纵横驰骋
说不完的壮怀激烈
道不尽的叱咤风云



本
力求深
帝王的
瑰丽的

传立足史料，客观实际，
代帝王的真实人生，阐释
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壮美
画卷。



藏書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宋太祖

SONGTAIZU
ZHAOKUANGYINZHUAN

赵匡胤传

陈玉潇◎编著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匡胤传 / 陈玉潇编著.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518-0360-1

I. ① 赵… II. ① 陈… III. ① 赵匡胤(927~976)
— 传记 IV. ① K827=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9454 号

赵匡胤传

陈玉潇 编著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0360-1
定 价 29.8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om>

前言

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占据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百姓的生活、历史的发展。皇帝作为历史的重要角色之一，是当时左右和影响国家、民族的关键人物，研究他们的是非功过，治乱兴替，在一定意义上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个人成败，并对我们现代人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这套《帝王传记系列》，以帝王们的一生为主线。从他们的家族渊源入手，以历史小说的形式系统地介绍帝王们一生的沉浮。在打天下与守天下的风云战场中凸显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历史功绩，最大限度地将帝王和他的大臣们一生的传奇人生，不遗余力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让读者在趣味阅读的过程中，享受完美的历史文化盛宴。

尽管这些曾经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帝王们，已成过眼烟云，但又有谁能够遗忘他们站在历史之巅所承受与经历的一切？

恍然间，我们仿佛看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横扫六合”的雄伟身姿；大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从“市井无赖”到“真龙天子”的大变身；汉武帝刘彻雄赳赳地将中华帝国带上顶峰的威风场景；光武帝刘秀吞血碎齿战八方，于乱世中成就霸业的冲天豪情；乱世枭雄曹操耍尽“奸计”，玩转三国的高超智慧；亡国之君隋炀帝的骄纵狂妄；唐高祖李渊率众起义、揭竿而起，建立唐王朝的惊天伟业；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兵变的狠辣果断；一代女皇武则天勇于创造命运的步步惊心；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聪明睿智；元世祖忽必烈以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英雄豪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创铁血王朝的钢铁毅力；“草根帝”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的辛酸血泪；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开辟锦绣前程的创业史；大清王朝第一帝皇太极夺取江山的谋略手段；少年天子顺治为爱妃做到极致的痴心情意；清军入关的第二位皇帝康熙除权臣，平叛逆，

锐意改革的天才谋略；最富争议的皇帝雍正的精彩人生；乾隆皇帝钟情于香妃的风流韵事；慈禧太后将清朝操纵于鼓掌之间的惊天手段……

我们无法否认，在浩瀚无边的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帝王始终是核心人物，或直接或间接地掌控着历史的舰舵，所以，了解他们的传奇人生，研究他们的功过是非，仍然可以让读者借鉴与警醒！

然而，刻板的阅读模式使得纸媒每年都在流逝受众，基于此，我们决定利用小说的形式去呈现帝王的传奇，语言风格也有别于传统的叙述方式。这套书在编排体例上突破了以往同类书严肃、枯燥、干巴巴的“讲授”形式，以更加细腻、更加精练、更加活泼幽默诙谐的语言，用一种立体的方式将一个帝王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展现在广大的读者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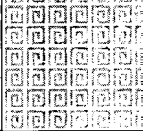
全书妙语如珠，犀利峥嵘，细述每个帝王的政治生活、历史功绩、家庭生活、情感轶事等，充满了故事性、知识性与趣味性，让读者在轻松愉悦的享受中体味人生的变化莫测；在“观看帝王大片”的过程中收取成功的法门秘诀。

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编辑工作者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与文献，并且专门请教了很多长期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不过，由于时间与精力有限，本套图书或许还存在着些许错误，敬请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目 录

- 第 一 章 初露锋芒降神驹 思绪万千绕心头 1
- 第 二 章 决心已定赴沙场 混乱之中结兄弟 9
- 第 三 章 襄阳城潜龙遭忌 岷首山巧闯山门 16
- 第 四 章 龙兴寺高僧指点 文昌门故人偶遇 24
- 第 五 章 顺阳山初试身手 相国寺再见义兄 32
- 第 六 章 相国寺众人投军 倚香楼仗义救美 40
- 第 七 章 伏牛山英勇降虎 朝廷内纷争乍起 47
- 第 八 章 郭威智取河中府 守贞焚身烈火中 55
- 第 九 章 英雄暗醉温柔乡 大殿争论怒火烧 62
- 第 十 章 汉主怀恨杀诸臣 匡胤智说宋延渥 69
- 第 十 一 章 郭威登基称帝王 李良奋身救绿珠 77
- 第 十 二 章 倚香楼强赎娥眉 赵府邸迎来娇女 85
- 第 十 三 章 郭威再陷温柔乡 臣子狂妄犯龙颜 93
- 第 十 四 章 郭荣遂愿掌皇权 延嗣雄言激辽主 101
- 第 十 五 章 周世宗亲征北汉 顺阳山奉命招降 109
- 第 十 六 章 赵匡胤不负众望 周世宗整军待发 117
- 第 十 七 章 红颜真情蒙错爱 群雄仗义斗顽凶 124
- 第 十 八 章 匡胤归家探妻子 赵普施计破滁州 132
- 第 十 九 章 涪流山喜得高士 六合城大败唐军 140
- 第 二 十 章 赵匡胤喜得良将 周世宗检阅大军 148

第二十一章	周世宗再征南唐	刘仁贍死守寿州	156
第二十二章	涂铨犯颜逞唇舌	张琼请纓战姚彪	164
第二十三章	将军计夺瓦桥关	世宗误上病龙台	172
第二十四章	赵匡胤奉旨北上	陈桥驿黄袍加身	180
第二十五章	匡胤夺权定国号	绿珠含泪诉衷肠	188
第二十六章	李良决定归师门	李筠抗宋定决心	196
第二十七章	宋主大屠泽州城	赵普私告皇太后	203
第二十八章	猛将速克扬州府	陶谷出使逞风流	211
第二十九章	太后忠言劝宋主	太后临终立储君	219
第三十章	王仁深夜戏周后	宋主激服朱雀门	227
第三十一章	太祖杯酒释兵权	赵普为相定国策	235
第三十二章	慕容力战殒潭州	宋主心急赴颍昌	243
第三十三章	御笔朱圈戏赵普	三千宠爱系宋妃	251
第三十四章	孟昶沉迷红罗帐	匡胤挥兵征西川	259
第三十五章	宋军挺进成都城	太祖旧念皇后情	267
第三十六章	太祖亲身拜慕容	令坤意图称蜀中	274
第三十七章	老将临危定蜀中	花蕊得宠进皇宫	282
第三十八章	皇子顽劣不成统	太祖怒言结婚亲	290
第三十九章	太祖召重臣议政	延嗣觐太祖密谈	298
第四十章	赵普苦心劝太祖	太祖决心攻北汉	306
第四十一章	太祖回师探赵普	匡胤怒火斥大殿	314
第四十二章	怀德兵败洛阳城	太祖怒斥佛门中	322
第四十三章	道鉴设计刺太祖	觉慧劝谏断念头	330
第四十四章	施巫蛊香消玉殒	触龙威君臣生隙	338
第四十五章	偏安南汉一朝丧	飘摇南唐苟求全	346
第四十六章	卢多逊预设圈套	宋太祖怒斥赵普	354
第四十七章	殿前临朝罢赵普	太祖恶疾延军战	362
第四十八章	太祖出兵征江南	李煜含泪叹国亡	370
第四十九章	定皇储光义遂愿	游故地太祖伤心	379
第五十章	宋妃抱枕频传怨	烛光斧影叹萧墙	390



第一章 初露锋芒降神驹 思绪万千绕心头

后晋出帝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八月的一个下午，在洛阳城东的一个校场上，一位虬髯卷发、高鼻深目的西域胡人，牵着一匹赤褐色的高头大马，一边走一边吆喝着：“各位，各位，快点过来看呀，正宗的西域宝马！各位赶紧过来看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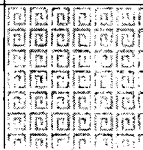
这位胡人的嗓音洪亮，再加上生硬有趣的汉语，立刻就吸引了一大批的人前来观看。那些摆地摊的商贩、闲逛的流浪汉，以及正在买东西的市民、僧人、官兵等，都不约而同地围了过来。

这东校场是当年东汉明帝时修建的，纵向和横向分别为一百丈，非常宽阔，是历朝历代军事操演的地方。只是到了唐末，天下发生战乱，战祸频仍，后梁、后唐、后晋各朝，忙于征战篡弑，更兼运衰祚短，无暇到此地排阵阅兵，竟然使得好端端的一座校场，荒草萋萋、雉飞兔窜，一天比一天破败。

近两年的时间，这附近夹马营、驻马营、辖马营、健马营、客马营、新马营“东城六营”的住户，越来越多，而且大多数都是连年在外征战的将校的家眷。他们的孩子，大多好勇斗狠，都非常喜欢舞刀弄枪、骑马射箭。因此，那些从外地来洛阳的商贩，开始在校场的一侧设摊，主要经营马匹马具、刀剑弓弩等，生意红火得很，逐渐变成了一个并不是非常冷清的墟市。

那个西域胡人还在不断地吆喝着，前来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转眼之间就围得水泄不通。人群中不乏豪杰俊彦之士，当然还有不少泼皮。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那西域宝马身上。

那匹马的全身都是赤褐色，光泽油亮，就像缎子一样，鬃毛乌黑而且粗长；身高足有六尺五寸，前胸宽阔，臀部滚圆，四条腿修长有力；嘴唇、鼻头和眼圈的毛色略淡，与淡红色极为相似，显得剽悍、年轻、高贵。很显然，这是一匹千里挑一的神驹！



不过，几个老到而又细心的围观者也注意到：这匹马的尾巴只剩下了半，身体的左侧还有两道非常明显的刀伤痕迹。从它站在那里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一分钟是安分的，两只前蹄不停地在地上踢、刨，嘴里打着喷嚏，头拼命地向上仰着，好像随时都要挣脱缰绳，奋蹄疾奔远去一般。这样看来，那些懂马的行家顿时明白了，这可是一匹经历了战场厮杀的烈马，最重要的是它是一匹宝马，但是平常人一定没有办法驾驭它。

那牵马的胡人听到人们对这匹马赞不绝口，就趁热打铁，伸手摘下头上的毡帽，一边挥舞着一边扯着嗓子喊道：“各位都已经看到了，此乃纯种的西域良马，追风赛电，可以日行千里。不信的话你们可以看看它的毛色、骨骼，甚至是气度，样样都是上品货色。各位别看这匹马高大壮硕，其实才长了五个牙，口嫩着呢！不信的话，你们瞧一瞧！”

他刚说完，旁边围观的人就开始往上靠。那人一看，将毡帽重新戴在头上，腾出左手，掰开马嘴，让人们一一过目。人们一看，立即发出啧啧的称赞之声，而那个胡人的右手，始终紧紧地抓住那马络头，丝毫不敢松懈。

“常言道，得良马如得良伴。战乱年头能有这样一匹好马，可以说是福气啊！机会难得，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啦！”

他接着叹了一口气，显出万般无奈的神情说：“我若不是急于回乡，缺少盘缠，又怎么舍得将它出手！”

“你要卖多少银子？”有人问。

“现今时价，身高四尺二寸的儿马，值银四十两，每高一寸增银十两，这是就平常马而言。我这匹马身高近七尺，又是纯种西域马，你说值多少？”

“少啰嗦！干脆点！卖多少？”

西域胡人略一思忖，咬咬牙说：“一百两，一口价！少一钱也甭想牵走它。我急着使钱，便宜哪一位了？”

人们又开始议论起来，有的说贵，有的说不贵。这些围观的人群中，十之八九是来瞧热闹的，既不谙相马之道，也无购马之意。虽然那些行家心知肚明，这赤褐马价值远远不止一百两，如果在平时，配上一个好一点的马鞍、马镫，再稍加修饰，最少可以卖到五百两，有可能还会更多；但是这匹马的来路不明，搞不好落一个鸡飞蛋打，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二来

这匹马的性子如此刚烈，只怕一般人难以驾驭，反而成为累赘。所以，谁也不愿上前搭腔。

那个胡人见到这样的情况，正要开口再卖弄一番，人群中忽然涌上来一群十六七岁的后生。这些都是“东城六营”的泼皮无赖，每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喜欢招惹是非。他们平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威武雄健的骏马，一时按捺不住，就一同围上来，这个摸摸腿，那个摸摸尾巴，还有一个，用右手食指在那马左侧的刀痕上划来划去，嘴里还一边哼着小曲。

“快走开，赶紧走开！”西域胡人大声呵斥到，他一听那赤褐马急促粗重喘息，就知道马已经发怒了，胡人使劲攥住手中的马缰。

就在这时，那马猛地向上一仰头，顺势向旁边一甩，挣脱了马缰，后腿直立，两只前腿腾空而起，头向苍穹，发出一声凄厉的嘶鸣，好像是在发泄它积压在心中的愤怒一般。

那几个后生被这突起的变故惊呆了，待到回过神来，准备跑开时，赤褐马已在空中扭转身子，四蹄着地，奔着他们疾冲而来。那些手脚灵活的，本能地向旁边一闪，有两个行动稍慢，被撞翻在地，马蹄再一踏，便在地上翻滚抽搐，呼爹叫娘，显然是断了肋骨。

赤褐马像箭一样，从人群闪开的口子中窜过，撒开四蹄，朝校场空旷的一端飞驰而去。

“快拦住它，快拦住它！”西域胡人声嘶力竭地喊叫着，急得捶胸顿足。人群中的议论声、咒骂声、呼喊声，交相错杂，沸沸扬扬，淹没了他的声音。

或许是赤褐马刚解脱羁绊，还辨不清方向，或许是有意要向人们挑衅，它跑出一百来步，竟停了下来，在那里慢慢地兜着圈子。

西域胡人非常迅速地跑过去，试图用手抓住缰绳，谁知赤褐马头一偏，扬起前蹄，奋力一踢，正好踢在胡人的前胸上，幸好他躲闪得快，再加上魁梧粗壮，才没有伤到筋骨，只是疼的龇牙咧嘴，再也不敢上前了。

望着仍然在兜圈子的赤褐马，那胡人又急又怒。万般无奈之下，他脚一顿，拱手对围过来的人群说：“哪位英雄可以替我收服这匹烈马，在下感激不尽，并心甘情愿将此马让给他，仅收白银五十两，绝不反悔！”

听了他的话，人群之中有人跃跃欲试，但再一看那凶狠暴戾的赤褐马，又开始犹豫、胆怯起来。

正在这时，人群之中走出来了一位军将模样的汉子，边走边捋起袖子，露出一支长满黑毛的非常粗壮的胳膊。此人的身躯就像铁塔般又高又壮，但是步伐却十分灵活。

只看到他不慌不忙地绕着赤褐马跑了几圈，瞄准时机，加快脚步，一把抓住马缰，死命地向后拽。没想到赤褐马的力气这样大，竟然速度不减，拖着汉子照样兜圈子，那汉子也不肯放手，反而越来越使劲，死命拖住。马缰虽然是粗牛皮制成的，却也禁不起这般拉拽折腾，转了几圈，“啪”的一声断了。

那汉子猝不及防，四脚朝天跌倒在地，半天也没有爬起来。

赤褐马放慢脚步，回头看看，也不再兜圈子，不慌不忙地向人群外跑去。

“完了！”不仅那胡人，而且在场的围观者也都这样想。

就在众人绝望之际，忽然听到一声暴喝：“畜生，休得逞能！”此时，只见一位青年掠过人群，几个箭步追了上去，距离马尚有数尺，双脚一顿，腾身跃起，在空中一个转身，稳稳地骑在马上。

“好！好……”众人齐声喝彩。

赤褐马猛然之间被遏制住了，狂性大发，不停地颠跳腾挪，想要将青年甩下去。怎想到青年紧抓马鬃，双腿夹住马肚，好像扎了根一样，稳如磐石。那赤褐马一见这招不灵光，就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后腿站立，前腿腾空，直立而起。只见青年双手牢牢地抱住马脖子，身子仍然紧贴马背。赤褐马不但摆脱不了他，脖子反而被勒得一阵剧痛，野性大发，撒开四蹄，风驰电掣般向前飞奔而去。跑了大约一箭地，突然停步，臀部猛地耸起。马上的青年经这一顿一耸，身子从马背上弹起来，头下脚上，眼看要被甩下马去。

围观的群众发出一阵阵尖叫。情急之中，只见那青年双手揪住马鬃，腰部使劲，双腿猛地向上一蹬，旋转身子恢复了原位，稳稳地坐在了马背上。

接下来，他气沉丹田，双腿猛地一用力，赤褐马吃不住这神力，又撒腿狂奔起来。转眼之间就跑出了马场。校场前方，是一堵数丈高的土墙，没有设置大门，左右两侧各有一角门可通。左侧角门通向繁华的大街，行人川流不息；右侧角门则通向一片菜圃。

如果马闯进大街，可就麻烦了！人们正在担心，只见那个青年人毫不犹豫地抓住马鬃，使劲向右边拽，朝右侧角门疾驰而去。

这角门本是为行人进出而设，高不过一人多，如何出得去？赤褐马像箭一般向角门冲去。说时迟，那时快，青年将身体本能地一仰，平平向后躺去。可是情况紧急，动作又快又猛，那青年虽躲过了致命的一撞，整个人却重重地从马背上滑下来，“砰”的一声跌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

远处观望的人们看得目瞪口呆。

哪里知道这个时候，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那匹已经跑得很远的赤褐马，居然又掉过头，悠悠地走到青年的身边，用头不住地在他的胸前拱动着。

人们都在想这个青年人究竟是怎样了，哗啦啦围过去。此时，那青年人还是一动不动，众人都认为他已经死了，纷纷惋惜不已。

哪知过了一会，那青年竟然动了，慢悠悠地站了起来。他睁开眼睛，看到赤褐马正在自己胸前亲昵地来回拱动着，就伸出手在马背上缓缓地滑动着。那赤褐马似乎很愉快接受这种抚摸，半截尾巴左右摆动，头在青年人肩膀上来回磨蹭，显得亲热而温顺。

那青年纵身跳上马背，双腿一夹，赤褐马也不再倔强，平稳地跑了回去。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辉泼洒下来，将校场染成了胭脂色。夕阳中的一人一马，宛如天神一般，显得格外威武雄壮。

青年骑着马，来到卖马人的身边，矫健地跳下马背。人们呼啦啦围上去，想要一睹这位英雄的风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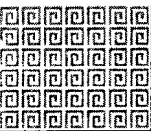
只见他紫色脸膛，两颊丰润，鼻梁挺拔；宽阔的额庭下，两道粗黑的眉毛，外端微微上翘，几乎延伸至太阳穴；眼睛并不大，也不明亮，却有一种洞彻肺腑的穿透力；他身高七尺，肩宽腰细，体格匀称。真是天表神伟，让人一见就知道并非寻常之辈。

“哦，原来是夹马营的赵匡胤！”人群中有人嚷道。

“我就说，除了他，谁还可以降服这匹烈马！”

“百闻不如一见，这赵匡胤果真是一条好汉！”

赵匡胤究竟是什么人呢？说起来的的确不寻常。他祖籍涿州，先辈世代为官。高祖名眺，曾经在唐朝做过永清、文安、幽都令；曾祖名诞，



赵匡胤 · 传

Zhao Kuang Yin · Zhuan

〇〇六

历官藩镇，兼任御史中丞；祖父名敬，先后任过营、蓟、涿三州的刺史；父亲名弘殷，从小骁勇，擅长骑射，后唐庄宗时，曾主管禁军。赵弘殷娶了定州安喜县杜家庄庄主第四位女儿作为妻子，不久就迁来洛阳夹马营居住。杜氏心地仁慈，容貌端庄，但是治家非常严格。第一胎生了个男孩，取名匡济，却不幸夭折；第二胎又是一个男孩，取名匡胤；后来又生了二女二男，长女夭折，二女成为后来的燕国公主，二男取名为匡义、匡美。

据说赵匡胤出生的时候，赤光绕室，异香整夜不散，体有金光，三日不变，人称“香孩儿”。成为茶余饭后人们议论的焦点。有人说，这香孩儿是救人济世的定光佛转世；也有人说，那后唐明宗李嗣源登上皇位之后，每晚在宫中焚香祈祷，言自己本为胡人，暂承唐统，希望上天早降圣人，平息动乱，统一中原，必定是他的一片诚心感动上苍，才在洛阳诞生了这灵异的香孩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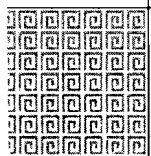
赵匡胤自小就非常喜欢骑马射箭，练习武艺。长大之后，十八般武艺可谓样样精通，尤其擅长棍法。赵匡胤天生神力，将一根三十六斤的铜棍舞弄的出神入化，但是非常不喜欢读书。

赵匡胤的母亲杜氏是书香世家出身，大家闺秀，非常喜欢读书，她看到赵匡胤喜欢武艺，非常担心他重武轻文，将来难成大器，就多次劝说他要多读圣贤书。赵匡胤却一本正经，振振有辞地对母亲说道：“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在正是天下大乱的时候，兵戈未靖，孔孟之道，有什么用。孩儿宁愿娴习武事，等到他日可以驰骋疆场，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杜氏见他说得如此坚决，而且也不无道理，也就随着他的意思去了。

本来赵匡胤无意买下这一匹马，可谁知降伏了这暴戾的赤褐马之后，竟起了惺惺相惜之心，再也舍不得。只是身上没有带银两，就在附近熟悉的商贩手中借了五十两白银，买下这匹骏马。那西域胡人虽然少得五十两银子，但是有言在先，只得悻悻地离去。

赵匡胤一个箭步跨上马背，出了校场，向夹马营奔驰而去，顷刻之间就来到家门前。

这是一幢夹马营最普通的房舍：门外几株浓密的大榆树，进了大门，是一个宽敞的庭院；过了庭院，便是正房。正旁中间有一个厅堂，厅堂右侧是父母的卧室，左侧是赵匡胤小夫妻所居，内侧的两个小房间，分别为妹妹和弟弟的卧室。



赵匡胤牵着马走进院子，喊了一声：“娘，我回来了！”

“哥哥回来啦！”七岁的匡义兴高采烈地叫喊着跑着过来。他一眼瞥见那赤褐马，发出一声尖叫，拔腿跑过去，想要摸一摸。

“别过来，它凶得很！”赵匡胤伸出手挡住匡义，之后将新换的马缰，拴在院中的柳树上。

“哥，你就让我瞧一瞧嘛！”匡义一副委屈的样子。

“别急，以后熟悉了，不仅让你摸，还让你骑呢！”说罢，拉着匡义的手，迈步走进厅堂。

“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这么吵吵闹闹的？”杜氏抱着刚满周岁的匡美，从卧室里走出来，右手在孩子身上有节奏地轻拍着。这是一位四十出头的中年妇女，中等身材，微胖，因过度操劳，头上已间有白发，脸色略显憔悴，朴素的衣着，掩盖不住雍容的气度和刚毅的神态。

“娘，哥骑回一匹赤褐马。”匡义的嘴总是那么快。

“什么赤褐马，胤儿？”杜氏望着赵匡胤，慈爱的目光中透出几许威严。

赵匡胤虽然不喜欢儒家典籍，但是天生非常孝顺，而且父亲赵弘殷常年在外征战，他自小由母亲一手抚养教诲，对母亲十分敬畏。

听到母亲发问，他赶忙恭敬地回答：“孩儿在东校场遇到一匹罕见的千里神驹，用五十两银子将它买下来了。可真是捡了个便宜呢！”他对降马触门的事，只字未提，怕引起母亲的不安。

“五十两，哪来的银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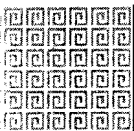
“在朋友那里借的。”赵匡胤深知，父亲已经很久没有寄钱回来了，家里并不富裕，自己也没有挣回半文铜钱，还要这样花费，母亲一定会不高兴。

他低声回答完，用余光看了母亲一眼。母亲的脸色果然非常严肃，赵匡胤心中不由一凛。

杜氏慢慢地坐在椅子上，挥挥手说：“胤儿，娘有话对你讲，你坐下！”

“娘说吧，我听着呢。”他顺从地坐在另一把椅子上。

“胤儿，你已经满二十，今年又娶了媳妇，算是一个大人了。我从来不反对你操练弓马武艺，但是你整天这样游手好闲，每天无所事事。何况



大丈夫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爹在战场上以性命相搏，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杳无音信，也不知是死是活；娘一天天衰老了，你弟妹都还小，将来持家的重任，还有你自己的前程，都应当多想一想才是啊！”

“娘，你放心，孩儿一定不会辱没祖宗的，也不会辜负您老人家的期望！”

“那就好，那就好。”听了儿子的话，杜氏感到一丝安慰。

吃过晚饭，赵匡胤向母亲问过安，就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妻子绮云递给赵匡胤一杯热气腾腾的香茗，望着他温婉一笑，笑意中包含着浓浓的爱意。

绮云是贺景思的女儿，和赵匡胤一般大。因为贺景思和赵弘殷同为军校，一起出生入死，交情深厚，赵弘殷知道绮云性情温婉，容貌秀丽，就替赵匡胤下了聘礼，贺景思自然一口应承，生死之交又成了儿女亲家。自从春天绮云嫁过来之后，小两口如胶似漆，十分恩爱。绮云上孝敬婆婆，下照看年幼的小姑、小叔，还帮着婆婆操持家务，全家上下无人不喜欢她。

“相公，你发什么呆啊？”绮云看到赵匡胤端着茶杯陷入了沉思，用右手食指在他额头上轻轻一点，笑着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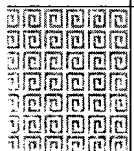
妻子那如花的笑靥、如水般的柔情，让赵匡胤心神一荡。他放下茶杯，顺手揽过绮云，将她抱到怀里，在她的脸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绮云倚在他胸前，说：“相公，你就不要郁闷了，婆婆这样说也是为了这个家。你想想，公公已经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了，世道这么乱，你又没有什么正经的营生，她怎么能不着急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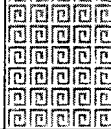
“我知道，都怪我没有本事。”他闷声答了一句。

“相公，要不你和我舅舅做生意，这样一来可以接济家中进行周转，二来还可以让婆婆高兴，三来可以见见世面。我知道，你不愿意做这些琐事，就算是一个权宜之计吧。”

赵匡胤默不作声。因为赵匡胤想要投军从戎、搏杀疆场，只是难舍亲情，时机还不成熟，暂时还不能有所行动罢了。

绮云见他又皱起了眉头，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第二章 决心已定赴沙场 混乱之中结兄弟

第二天，刚刚天亮，赵匡胤早早地就起床了，连早饭也没有吃，便骑着赤褐马一路飞驰出了城，径直来到了洛水边。

洛水岸边一片郁郁葱葱，河面在晨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美丽。赵匡胤松开缰绳，任由马儿到处闲逛吃草，独自一人在洛水边上游荡，仰望蔚蓝的天空，在草地上躺了下来。空气是如此的清新自然，躺下身来，背下的青草软绵绵的，传来一阵阵沁人心脾的芬芳，但是赵匡胤的心却难以宁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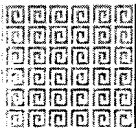
昨天晚上思考了很久的问题又浮上脑际：到底是经商还是从军？他必须在这两者中作出抉择，再游荡下去是绝对不行了。显然，经商是一条相对稳定的、合乎常规的人生道路，它将人导向一种富裕安定的幸福生活；而从军则充满了凶险和不可预知的因素，可正是这种不可预知性，给人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和机遇，它也许将人导向死亡，也许将人导向辉煌的顶峰。

赵匡胤心绪纷乱如麻，站起身来，放眼望去，只见晨雾之中，洛河水汹涌澎湃，滔滔东去，惊涛拍岸，如震如怒，显得十分壮观。他猛吸一口气，胸中的豪情不禁油然而生，“逝者如斯，人生苦短。何不趁着年轻，效命沙场，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厕身商贾之间，庸庸碌碌，岂不是在世上枉走一遭？况且当今天下纷攘，生灵涂炭，契丹亦对中原虎视眈眈，这正是大丈夫匡扶社稷、建功立业的好时机，我又焉能舍鸿鹄青云之志，作燕雀蓬蒿之计呢？”

决心一旦定下来，赵匡胤如同卸下了心头的千斤重担，浑身感到说不出的舒坦，他忍不住面向洛河，噙口发出一声长啸，啸声传得很远，在对岸的山谷中回荡。

赤褐马听到啸声，以为是主人在呼唤，飞快地跑了过来。赵匡胤伸手在它的脑袋上拍了拍，赤褐马低下头，嗷嗷地叫了一声。





这时，太阳缓缓地升起来，驱散了薄薄的雾气，天地间的一切变得那么清晰，那么瑰丽。望着那轮光芒四射、赋予天地万物以蓬勃生机的红日，赵匡胤感觉到一种不可名状的亢奋与冲动，一种要宣泄内心情感、赞美太阳的强烈愿望。一向不喜诗赋的赵匡胤略作沉思，一首七言绝句竟然奔涌而出：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流星赶却月。

时光流逝，不知不觉寒冬已经来临，这年冬天，连日来要北征契丹的传闻终于得到了证实。洛阳城中不断有朝廷调集的军队粮草开往北方，人喊马嘶，闹得本就十分繁华的西京城沸沸扬扬。

自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以来，中原地区就不断受到契丹的骚扰和掠夺。听到天雄节度使杜重威受晋出帝之命，率领朝廷所能征调的所有兵马，会同天平节度使李守贞，讨伐契丹，决意恢复幽州，荡平塞北，一举根除北患的消息后，“东城六营”的年轻人，有不少人慨然从军。

赵匡胤看着他们身着戎装，满脸神气的样子，心里羡慕非常，无奈父亲至今征战未归，消息不通，家中全是妇孺，自己身为长子无法弃之不顾，只好暗自惆怅。

没料到不久有消息传来，杜重威的大军刚抵瀛州，便中了契丹的埋伏，损兵折将，锐气大挫，不得已撤过了滹沱河，与契丹军队隔河对峙。杜重威初战新败，心存怯意，不敢主动进攻，又以为有险可恃，戒备不严，结果契丹派兵偷渡滹沱河，切断了晋军的粮道与归路。挨到年底，杜重威见援兵不至，粮草将绝，契丹主耶律德光又许诺他为中原之主，竟然下令将士解甲投戈，投降契丹。可怜晋军数万兵士，空怀报国效主的一腔热血，不禁仰天号哭，声震原野。

晋军战败投降的消息传到中原，朝野震撼，人心惶惶。洛阳城中的那些达官贵人豪绅富贾，纷纷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难。赵匡胤听到这一消息时，正在城东的小酒店里和几个朋友把酒对饮，气得将手中酒杯往地上一摔，大骂杜重威匹夫误国，朝廷用人不当，恨不得立刻披甲上马，与契丹鞑子决一死战。只可惜自己手中无兵，只能颓然愤慨而已。

赵匡胤满腔激愤地回到家里，只见厅堂里香烟缭绕，母亲杜氏双掌合于胸前，跪在蒲团上，双眼微闭，口中喃喃祈祷着：“阿弥陀佛，佛祖保佑我丈夫在外逢凶化吉，全家大小平安无事，阿弥陀佛……”

